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奇异的旅程、惊险的情节、个性鲜明的人物，
让您在如痴如醉中，尽情领略故事王国中的不老童话。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 少 年 百 科
qing shao nian bai ke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7.6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978-7-5373-1083-3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 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 少 年 百 科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32 开 400 印张 14000 千字

2007 年 11 月修订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978-7-5373-1083-3

总定价:2000.00 元(共 100 册)

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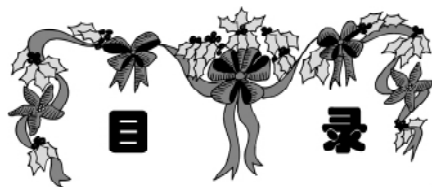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,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,基础教育课程改革,也是关系全社会的一件大事。

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(实行)》中强调,为提高民族素质,增强综合国力,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。对中小學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,并日益加快步伐。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,为了增加中小學生的课外阅读面,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,我们组织了相关专家,编写了这套丛书。

丛书内容丰富、实用,深入浅出。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性为标准的,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,可以说是知识性、可读性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。

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关系,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、不当的地方,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理解,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

雾中山传奇	〔中国〕刘兴诗(1)
古峡迷雾	〔中国〕童恩正(26)
雪山魔笛	〔中国〕童恩正(63)
橡皮泥星球来的抢劫集团	〔中国〕彭懿(92)



雾中山传奇

※〔中国〕 刘兴诗

“佛在拘尸临灭时，嘱弟子娑伽曰：吾灭去七百年，尔往震旦。有雾中大光明山，山脉从昆仑来，有七十二峰，一百八盘，实系古佛弥陀化道之场，为菩萨所都宅，保护严密，俟后圣者来居。至东汉明帝时……有摄摩腾、竺法兰二尊者，遵佛嘱来到此山，卓锡建寺。”

——明上川南道布政司右参议胡直

大邑雾中山《开化寺碑记》



一、雾中山寻踪



他去了，静悄悄的，没有留下一句话语。忽然从我们身边消失，像是一下子溶化在空气里。

啊，这不可能！他，曹仲安，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，素来以头脑清晰、行为谨慎著称。怎么会突然

抛却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,对谁也不打一个招呼,在考察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?

不,这不是他。我和他相识近 30 年,他攻考古、学习地质,专业息息相通。曾结文字缘,亦是山野交,深深了解他的性格,决不会无缘无故一遁了之。其中必然另有原因,没有查明以前,岂能以简单的“失踪”两个字,就把他从我们的记忆里一笔勾销?

出于友情,也出于强烈的好奇心,我决定立刻动身,去查个水落石出。

曹仲安失踪的地点,是省城西南远处的雾中山,那里林幽谷深,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去



处,除了采药砍柴的,谁也不会平白无故上这儿来。他不惮劳苦,独自跋山涉水来到这里,必定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看来要找他,就得从这座山入手。

我打定了主意,匆匆赶进了雾中山。本以为山中随处可见古迹,也能遇见几个山民,从中可以探访他的行踪。谁知山空空、林寂寂,小径上到处荒草没膝,未见半个人影,亦无任何文明迹象,根本无从找寻。

这可怪了,他来这里的目的什么? 此处无古可考、无人可访,莫非他忽然萌发了出尘思念,抛开纷扰的红尘俗世,到这儿来寻觅失落的闲逸心情? 或是受了强烈刺激,一时失去理智,想来此寻求身心彻底解脱的途径? 难道他……

噢,我不能再胡乱推想下去了,越想越离奇古怪。理智告诉我,这一切推测全都不能成立。这和他的人生观念、职业良知、冷静沉着的性格都不相宜。他究竟为什么入山,如今身在何处?暂时还是一个难解的谜。雾中山啊,雾中山,真个是迷雾重重,使人难以参透其中蕴藏的玄机。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,漫无方向地遍山寻找了。

我寻友心切,在林莽中深一脚、浅一脚往前行进。边走边喊,惊起了一群群林鸟,传出了一阵阵回声,却得不到半点呼应。好在我是地质工作者出身,登山尚不生疏。出了一身汗,终于穿出了林子,登上了峭拔的峰顶。此时天空地阔,莽莽群山悉在脚下,眼前一片空旷。从幽暗的林中走出来,只觉赤日当顶,一片金光灿烂,使人头晕目眩,无法自持。

这里山路已到尽头。上是天,下是地,四面一目了然,仍然没有曹仲安的踪迹。我失望了,正待转身回步,目光一转,却无意中抬头瞥见崖边一块蛮石上有四个篆书大字:飞来佛记。

这块天然石刻吸引了我,走过去细细一看,这才看见在布满苍苔的石面上,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小字,仅可依稀有几段不成句的镌文。文曰:

“……有佛……仙舫自西南徼外飞来……常来去……雷雨夕……坐化……摩腾、竺……秉佛祖涅槃遗言,来此……雾中大光明山……”

我知道,东汉明帝时,曾遣使西行,迎来摄摩腾、竺法兰两位古天竺高僧,在洛阳首建白马寺,是佛法东传史中赫赫有名的人



物。铭文中所云的两人，必是他们无疑。可是他们初来中国，位居皇家上宾，需要在首都洛阳建寺讲经，也免不了许多应酬事务，怎么会不避蜀道险阻，分身来到这个偏僻的山野？释迦牟尼佛涅槃时，真的留下了遗言吗？遗言内容是什么？和这里有什么关系？摄摩腾二人遵照佛祖遗言，到这座荒无人烟的雾中山来干什么？最后，还有开头那个神话似的谜，真有“飞来佛”的故事么？“佛”是何人，“仙槎”何物，怎么会从天外飞来，随时来去？雷雨之夜坐化的是谁，是否和“飞来佛”同一人？他死了，留下的“仙槎”在何处呢？难道无人驾驶，可以自行飞回渺渺长空吗？

面对这一大堆紊乱的问题，我无法判明其中的真真假假。然而，我却几乎立刻就明了了这座山名的含义。它的本名是雾中大光明山，描绘得恰如其分。瞧，在浓密的云雾之上，峰顶忽然大放光明，实在再贴切也没有了。

眼望着碧澄澄的天空，光秃秃的山顶，浓云密雾封闭的山谷，我迷惑了。曹仲安、飞来佛、仙槎，混搅在一起，使原本迷雾腾腾的事件，变得更加迷茫不清了。



二、贝币上的编码

我两手空空从雾中山归来，满怀惆怅地提起沉重的笔，在日记上写下一句我不想写的话：

“他失踪了，山上没有踪迹。”

时间静静地过去，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，曹仲安依旧没有任何消息。省城里关于他的议论已经渐渐平息，仿佛他是从现实生活里消逝的古人，历史的书页已在他名字上轻轻翻盖过去了。

可是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。当我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以前，不会轻易作出把他从现实生活中抹掉的结论。

这是科学态度，也为了不可忘怀的友谊。

我已作好了周密计划，打算再次奔向雾中山，在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，逐尺逐寸彻底清查，不找到他或他留下的痕迹决不罢休。



遗憾的是，这次行动被一个非常事件打断了。省城西南几百公里外的大凉山中发生强烈地震，我不得不中止一切工作，带领调查组立刻奔赴现场考察灾情。

我们踏着被乱石堵塞的小径，星夜兼程赶入震中地区。只



见遍地山石错落、林木倾倒，地面像石榴皮般翻转开来，满目疮痍。

忽然，道边一座震裂的古墓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是一座用大块青石铺砌的异型古墓，墓外仅竖立着一块天然蛮石，并无任何碑记。若非地震震裂墓穴，从外面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

墓穴裂开处，露出一条幽暗的墓道。为了探查究竟，我带领两个助手弓着身子钻进去。走了几步，进入一个宽大的长方形墓室。四壁用石块堆砌，墓底铺有一层碎石板，中间陈放着一口大石椁，椁盖也被震开了。

我们走到椁边一看，这才瞧见石椁内另有一口石棺，二者空隙内堆放了许多珍奇的殉葬物品。根据保存在椁内的文本，墓主人的身份也查明了。原来他生于西汉初年，是一位邛都夷^①的豪强。他拥有大片山林，僮仆成群，和汉朝、滇国都有政治、贸易来往，是西南夷中一位有势力的部族首领。记得曹仲安曾多方寻找他的墓葬，想不到竟隐藏在这个偏僻的山谷里，被我无意中发现了。按照文物保护条例，这座珍贵的古墓必须立即上报有关部门，由考古专家组织人力有计划清理。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眼下余震不绝，周围的山石还在不断崩落，一次更加强烈的地震正在孕育中，随时可能发生，届时造成的灾害，就很难一时估计清楚了。

^① 邛都夷是古代西南夷的一支，秦汉时期聚居于今四川凉山地区西昌邛海一带。

为了抢救墓内的珍贵文物，我吩咐助手倾空背囊，赶快收拾椁内的重要殉葬品。我也亲自动手，把一些易碎的物件小心放进饭盒保存。

当我弯身捡起一个白色贝币，无意识朝它瞥视了一下，不由惊奇得瞪大了眼睛。只见雪白的贝壳表面，整整齐齐写着几个红字：“印度洋 NO. 24。”这是用笔尖蘸着油漆仔细书写的，字形瘦削锋利，异常眼熟。

我认出了，那是他的笔迹！虽然我一时惊愕，几乎不敢相信。但是这的确是他，曹仲安写的字。我对这种笔迹实在太熟悉了。字如其人，瘦削、锋利，就像他的瘦削身影、锋利性格似的，绝不会弄错。

可是，当我转念一想，心中又不由有些犹豫了。试问，曹仲安的笔迹怎么会封存在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？如果他曾来过，为什么不带走这些文物珍品，亲自编了号，又放回密不透风的棺椁里？再说，邛都夷部族首领墓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失落的谜。如果他早就发现了，何必又白费力气四处寻找呢？常识告诉我，起初的推断是不可能的，人世中相貌相同尚少不了，千古以来书法岂无相似的？也许这是类似的笔迹迷惑了我吧！

我放下了它，正待伸手去取别的文物。忽然思想掠过一道闪电，又急匆匆抓起来，重新审视贝面上的红字。

没有错，贝币表面是这样写的：“印度洋 NO. 24。”

我问自己：西汉初年哪有印度洋的概念？印度，当时称为“身毒”，古人怎会这样书写？



我问自己：“NO.”是英文缩写，常用于科学编码，古时哪有使用英文之理！

口问心、心答口，我再也不彷徨犹豫了。毫无疑问，那就是他，是我的朋友曹仲安亲笔写的。先明确这一点，再考虑这个编码贝币是怎样失落在这儿的。

不，不是失落，是封藏。

我环视墓室，青石封闭严密，并无任何罅隙。若非这次地震破坏，断难重见天日。曹仲安纵有千般本领，也无法潜入穴内。这个编码贝币决不是他失落在墓内的，而是原本就封藏在其中的东西。

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：曹仲安必定在墓室封闭前就看过这个白色贝币，判定它来自遥远的印度洋，为它编了号。以后作为墓主人的殉葬品，才放进了墓内的石椁。

然而，在逻辑上这又是极不合理的。两千多年的时间差，怎能允许他先期观察到这个尚未入墓的贝币呢？

噢，我不是包公，也不是福尔摩斯，却遇见了比他们所经历的更加棘手的问题。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，真把我弄迷糊了。我竭尽全力思索，却理不出半点头绪。

我的理智困惑了，然而感觉却是清晰的。在我的分裂了的内心世界，有一股古怪的直觉提示我：你是对的，这的确是曹仲安的笔迹，你的推理没有错……

啊，这是魔幻！这实在不可能，然而却是可能的。我失去了理智，只有直觉支配着我。

我，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坠入了不可思议的魔幻境界。



三、平息风波的古铜瓶



曹仲安的确失踪了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。

邛都夷古墓内编码贝币的发现，证实他仍旧生存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。不管这是真实，还是魔幻，我决心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。说实在的，如今摆在我的面前，也只有这条似真似幻的微细线索了。

这条线索的唯一证物，是那个红漆编号的白色贝币。贝壳表面有曹仲安的手迹：“印度洋……”

印度洋在邛都西南，邛都在雾中山西南，雾中山在省城西南。曹仲安孤身离开省城，走进雾中山，然后在邛都夷古墓里发现了他的笔迹，他亲笔写着更加遥远的西南方的印度



洋。他是否踏上一条无人知晓的秘密小径，悄悄走向西南方，到陌生的印度洋边去寻找贝币的来源，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？

他上雾中山，必定为了那个神奇古怪的如来佛。邛都夷古墓里的事件，也和历史有关，话说回来，他本来就是考古学教授，眼中看的、心里爱的，都是上千年的老古董。要往西南方找他，



必须沿途寻史访古才行。

西南，访古。最终目的地：印度洋。

这是我的新的行动计划。也许这是虚妄，也许这太渺茫。可是如今除了这条路，我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呢？

结束了地震考察，我按照想象中的路线，独自向西南方走去。一路上经过的地方，安宁河、渡口市、金沙江、巧家县，在我的心目中全都幻化为汉代古地名：孙水、会无、泸水、堂狼。现实天地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淡化消隐了，铁路、工厂、火车、汽车似乎都变成了蜃楼幻影。一座座古墓、一道道汉阙、一方方碑石，渐渐在周围世界里凸现出来，变成了我唯一可见可闻的实体，我也仿佛坠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汉家疆域里。

我就这样一路行行重行行，由古邛都夷地界南下，经过古滇国，进入古叶榆^①境内。这是西汉时期西南夷的另一个国度，苍山雄峻、洱海迷茫，一派大好风光。心里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曹仲安的想法和我相同，他在南行途中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方宝地，径直奔向天外天的印度洋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在洱海岸边纵目四望，细察此处的形势。只见高塔、古寺、城郭、村寨，到处遗存盎然古风。男女老幼身着鲜丽服饰，无不洋溢民族风情。我没有料错，此情此景，不可能不打动一个西南民族原始文化专家的心。他，肯定在这儿逗留过。

可是当我满怀希望迈步踏入村墟、田野寻找，累得筋疲力尽

① 汉代叶榆，即今云南大理。因叶榆泽（洱海）得名。

也一无所获，只好垂头丧气离开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边陲古城，沿着湖边古道向西南走去，把希望寄托于前方。

湖上，风细细、浪寂寂，一弯素月蘸着洱海水波冉冉升起来。月光映出如凿如削的山剪影，更加显现出几分谜样的色彩和葱茏古意。我边走边回顾，恋恋不舍地往前走。走不多时，路没有了，前方横着一派暗沉沉的湖波。要想过去，必须觅船过渡。但是眼前一片水雾茫茫，哪有一只渡船？

我正踟躅间，忽然耳畔“咿呀”一声，一只小小的柳叶船从黑暗中慢悠悠漂了过来。这是一艘夜归的渔舟，舟上端坐着一个白族老人，连人带船融合在夜色里。若不是船桨轻轻拨拉着水波，几乎没法察觉他的存在。

小船靠了岸，我赶上一步向船上的老人打招呼，请求他带我过湖去。老人借着月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伸手让我上了船。

好心的白族老人不顾身子疲乏，载着我重新荡进了湖心。两人对坐着，空荡荡的湖面上只有他和我，荡着荡着，就聊起了天。

我和他谈起了山，谈起了湖，谈起神秘的叶榆古城。老人边划桨，边给我讲了一个古代叶榆头人沉宝的故事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前辈老人传讲下来的，哪会有假！”他在黑暗中目光炯炯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他说起了兴致，把这个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。据说，两